

◇似水流年

风雪印章

[苏州]王吉安

一九七一年,我十四岁。记得那一天,大雪纷飞,天寒地冻。我头戴旧斗笠,脚穿一双露出脚趾头的破套鞋,艰难地行走在下染村到柏树村的乡村小道上。

因为没有棉袄,只穿着件春秋衣衫,为了遮挡风雪、勉强御寒,就在身上围了块农田用的旧塑料薄膜。一阵寒风夹着大雪吹来,冷得我止不住瑟瑟发抖。我不敢放慢脚步,一心要赶在清早之前到柏树村,恳请村副书记,为我的高中升学申请书签字批复。

见到副书记,我说明来意,双手递上申请书。副书记打量着我一身清寒模样,开口说道:“你这么大了,家里那么困难,还要读书?可以参加劳动,帮帮家里。”

寥寥数语,让我一时默然无助。读书是我心底深藏的念想,我不甘心早早困于田亩,一辈子面朝黄土。满心怅然之时,副书记的岳母心生惻隐,轻声劝道:“小孩子可怜,让他去读吧,给他签个字。”

这句温软的体谅,成了漫天寒雪里的一丝暖意。副书记听罢,提笔在申请书上写下一行批示:根据家庭情况,生活困难,超支700余元。看着这句含糊的批注,我心里七上八下,不知村委会是否肯为我盖章放行。

揣着这份忐忑,我又顶着风雪,往三里外的村委会走去。四野白茫茫一片,路上不见行人,唯有风雪呼啸不停。身上的旧薄膜被风吹得哗哗作响,寒气直透周身。赶路时分神,鞋头破洞里露在外面的大脚趾,猛地撞上路边一块尖利石头。钻心的痛感骤然袭来,裸露的脚趾当即磕破,鲜红的血珠一滴滴落在白雪之上,刺目又凄凉。

纵使身寒脚痛,我也只能咬牙坚持,一步步往前挪动。途中,遇上一位年长两岁的同乡同学。他身着厚实翻毛领半大衣,脚穿新鞋,手里撑着油纸伞,从容走在风雪里,安稳暖和。一样的寒冬腊月,却是全然不同的境遇。两人简单寒暄,擦肩而过,难言的滋味从心底翻涌而出,却也只能默默按下,藏于深处。

熬过一路风雪,总算走到村委会。屋里只有两人,一位是掌管公章的会计,另一位是驻村教书的知青刘老师。我颤抖着递上申请书,盼能得一份成全。会计看完批示,当即皱眉,面露为难:“这个批法,我怎么盖章。”

一句话,瞬间浇灭了我心底仅剩的期许。眼前阻碍重重,一时看不到着落。就在我束手无策之际,刘老师出言相劝:“人家这么小的人,不读书去做什么?不能误了人家哦。”

会计听罢,长叹一声,随即抬手重重按下公章。“啪”的一声,一方鲜红的印章,稳稳落在纸面之上。那一刻,一路风雪寒凉、皮肉伤痛、忐忑不安,轰然散去。

章虽落下,心底的顾虑却未消散。那行关于家境困难的批示,始终让我忧心,怕入学之时生出波折。

这份心绪一直藏在心头,直到新学期开学。我将申请书交到陈老师手中,陈老师淡淡一瞥,随口说道:“同意就同意,写这么多干什么。”一句平实话语,轻轻抚平了所有顾虑,我终于安稳踏入学堂,得偿读书心愿。

岁月匆匆,几十年倏忽而过。如今人至暮年,每每回想起来,那年冬日的漫天风雪,那条踢破脚趾的乡间小道,早已深深烙在记忆里,铺就了我一生前行的路。而年少困境里不期而遇的温暖,滋养了我半生心性,指引我一世向善、踏实做人。人间冷暖万千,唯有雪中善意绵长,岁岁难忘。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投稿邮箱:yzwbxfanxing@163.com

◇心灵点击

光落在初夏的枝叶上

[莆田]陈泽闻

初夏是在不知不觉间到来的。

也许只是某一天清晨,推开窗时,风里忽然多了一点温热;也许是路边的树木,在短短几日内悄悄浓绿起来。阳光穿过枝叶落下来,地面浮动着细碎的光斑,连空气里,都开始弥漫草木生长的气息。

这个时节,总有一种恰到好处的温柔。春天刚刚退场,花事渐渐稀疏,可万物并没有因此沉寂。相反,那些沉默的树木,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生长。街边的香樟撑开大片树荫,藤蔓沿着墙角悄悄攀爬,连河岸边的野草,也在风里一寸寸变深颜色。

阳光是初夏最鲜明的笔触。它不像盛夏那样炽烈,而是带着一种清透的明亮。清晨时,光落在窗台,像一层淡金色的薄纱;到了傍晚,晚霞缓慢铺展开来,把远处的天空染成橘红色。风从长街尽头吹来,掠过树梢,也掠过行人的肩头,整座城市都因此变得柔软起来。

初夏的风,总会让人想起一些旧时光。小时候最喜欢这样的季节。午后的阳光穿过院子里的树叶,在地面摇晃成一片斑驳的影子。冰镇汽水刚从冰柜里拿出来,瓶身还带着细密的水珠。傍晚时分,大人坐在门口乘

凉,小孩子追逐着奔跑,风吹过耳边,带着青草与泥土混合的气息。那时候总觉得,夏天是很漫长的。可后来慢慢长大,才发现很多东西都像季节一样,会在不经意间悄悄远去。那些并肩走过长街的人,那些在操场边谈论未来的夜晚,都渐渐留在记忆深处,只能偶尔被一阵熟悉的晚风重新唤醒。

黄昏时走过街道,会看见路边的小店亮起暖黄的灯光,水果摊摆出了第一批西瓜,冰柜里的汽水冒着凉气。有人骑车缓缓经过,有人提着晚餐回家,风轻轻吹动衣角,连日常都显得格外安静而温暖。

夜色降临后,城市渐渐安静下来。窗外的树叶仍在轻轻摇晃,远处偶尔传来几声零散的蝉鸣。抬头望向天空,还能看见一点没有褪尽的浅蓝色。风从很远的地方吹来,带着初夏独有的气息,轻轻掠过人间。

很多时候,人真正怀念的,或许并不是某一个季节。而是那些曾经落在枝叶上的光,是晚风经过长街时的温柔,是记忆里再也回不去的某个傍晚。它们像初夏一样,不热烈,却足够明亮;不喧闹,却能够在漫长岁月里,被反复想起。

而此刻,光仍旧落在初夏的枝叶上。



少一个纸杯 多一片绿色

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